

華陽學仙禁四宮中事以此故致乘爽徐君

前來善得接賞耳子良答曰蒙徐君垂顧歡

仰無已復蒙今降慶莫過此

徐君曰向過茅定錄處云始授子玄真經甚

助欣然子良答曰謬荷靈啓垂授真法但肉

人頑踈修行多替又曰問子名已入東宮青

簡尚未審其事比當與鄧生往爲參之答曰

賜與參訪實是所希徐仍指鄧曰此君學道

來已數百年始今得任子乃坐地獲之故知

功夫久有在鄧笑曰周生緣業果始韓侯所

說當可言乎徐曰周子雖稟仙緣未得便知

前身之事子良因曰鄙塞塵陋豈得知此不

韓侯是誰鄧曰是東華仙侯韓惠期領東宮

諸簡錄治方丈第八玄宮中向云欲參子事

者正詣此人耳徐曰今日匆匆不得久停尋

當得與鄧生俱來不爲遼別下布同出戶侍紙

紙按徐玄定錄授子玄經於別日云六月二十七日華陽黃宦定錄君旨授太霄相聞當前領華陽四宮仙禁內訣云云而今函中亦無此事官者當謂男則童初薦開女則易遷舍來四事

右一條二十九夕所受記書一大度白麻

急書玄真內訣云云而今函中亦無此事

紙按徐玄定錄授子玄經於別日云六月二十七日華陽黃宦定錄君旨授太霄相聞當前領華陽四宮仙禁內訣云云而今函中亦無此事官者當謂男則童初薦開女則易遷舍來四事

華陽學仙禁四宮中事以此故致乘爽徐君

前來善得接賞耳子良答曰蒙徐君垂顧歡

仰無已復蒙今降慶莫過此

徐君曰向過茅定錄處云始授子玄真經甚

助欣然子良答曰謬荷靈啓垂授真法但肉

人頑踈修行多替又曰問子名已入東宮青

簡尚未審其事比當與鄧生往爲參之答曰

賜與參訪實是所希徐仍指鄧曰此君學道

來已數百年始今得任子乃坐地獲之故知

功夫久有在鄧笑曰周生緣業果始韓侯所

說當可言乎徐曰周子雖稟仙緣未得便知

前身之事子良因曰鄙塞塵陋豈得知此不

韓侯是誰鄧曰是東華仙侯韓惠期領東宮

諸簡錄治方丈第八玄宮中向云欲參子事

者正詣此人耳徐曰今日匆匆不得久停尋

當得與鄧生俱來不爲遼別下布同出戶侍紙

紙按徐玄定錄授子玄經於別日云六月二十七日華陽黃宦定錄君旨授太霄相聞當前領華陽四宮仙禁內訣云云而今函中亦無此事官者當謂男則童初薦開女則易遷舍來四事

右一條二十九夕所受記書一大度白麻

急書玄真內訣云云而今函中亦無此事

紙按徐玄定錄授子玄經於別日云六月二十七日華陽黃宦定錄君旨授太霄相聞當前領華陽四宮仙禁內訣云云而今函中亦無此事官者當謂男則童初薦開女則易遷舍來四事

華陽學仙禁四宮中事以此故致乘爽徐君

前來善得接賞耳子良答曰蒙徐君垂顧歡

仰無已復蒙今降慶莫過此

徐君曰向過茅定錄處云始授子玄真經甚

助欣然子良答曰謬荷靈啓垂授真法但肉

人頑踈修行多替又曰問子名已入東宮青

簡尚未審其事比當與鄧生往爲參之答曰

賜與參訪實是所希徐仍指鄧曰此君學道

來已數百年始今得任子乃坐地獲之故知

功夫久有在鄧笑曰周生緣業果始韓侯所

說當可言乎徐曰周子雖稟仙緣未得便知

前身之事子良因曰鄙塞塵陋豈得知此不

韓侯是誰鄧曰是東華仙侯韓惠期領東宮

諸簡錄治方丈第八玄宮中向云欲參子事

者正詣此人耳徐曰今日匆匆不得久停尋

當得與鄧生俱來不爲遼別下布同出戶侍紙

紙按徐玄定錄授子玄經於別日云六月二十七日華陽黃宦定錄君旨授太霄相聞當前領華陽四宮仙禁內訣云云而今函中亦無此事官者當謂男則童初薦開女則易遷舍來四事

右一條二十九夕所受記書一大度白麻

急書玄真內訣云云而今函中亦無此事

紙按徐玄定錄授子玄經於別日云六月二十七日華陽黃宦定錄君旨授太霄相聞當前領華陽四宮仙禁內訣云云而今函中亦無此事官者當謂男則童初薦開女則易遷舍來四事

也參簡之事  
別在七月中

右起六月一日至二十九日凡有十三條

事書青白大小合二十三紙

其洞房有真  
錄中唯開此  
無悉具足

周氏冥通記卷之三



周氏冥通記卷之三  
七月事一依本寫即事有  
年可五十許真諾有  
事者今宋注證記

乙未年七月二日夜七人來

一人姓周著玄華冠服綠毛幘丹青飛裳佩

流金鉢年可五十許真諾有  
侍者四人執頭毛節

一人姓王衣服似周服紫羽幘佩流金鉢

四十許真諾有侍  
者四人執頭毛節

一人姓茅著遠遊冠玄毛幘紫錦衣佩流金

年可六十許真諾有侍  
者四人執頭毛節

一人姓周著華蓋冠服雲錦衣佩玉

年可六十許真諾有侍  
者五人執頭毛節

一人姓司馬著芙蓉冠服素羽幘紫錦衣佩

年四十許真諾有侍  
者二人執頭毛節

一人則樂丞公服如前此前衣服並奉後見  
話令丞曰今真人來何不拜子良即起拜

流之丞曰今真人來何不拜子良即起拜

願首稽額乞神仙之訣

茅定錄君曰功名已著無煩苦名並錄我所  
關

周紫陽曰一與爾別便數百年我當知如一

日爾繁之經生死一何苦哉

司馬括蒼曰學道不動而得道者乃周生乎  
茅保命曰勤苦之弊何可備言所謂先苦後  
樂

王紫陽曰歲月易積功業難顯昔聞周生之  
名今見周生之德宿昔猶固良可知矣應是周大夫曰周生年稚而德真識淺而智深已  
三生如此我昔微遊於世數經諸之乃能傾  
襟布誠而施仁也我因欲示之要言而其未  
堪受法故不授之今得相見良亦爲欣

周紫陽曰卿知其根由不乃吾之第孫也昔

與其於南海相遇便別來已二百餘年矣  
丞曰將告卿衆真之第一紫陽左真人治墓  
衍山周君第二紫陽古真人治蟠冢山王君  
周君傳乃云紫陽有左右真人第三定錄茅  
亦不顯右是王君不知何名字中君第四保命茅小君第五蓬萊右大夫周  
君第六括蒼真人司馬先生第七吾也此前  
六等並真人前後來者皆仙人唯馮君是黃  
庭真人治中嶽耳保命問曰粗悉此位不子

良答蒙承垂告已解定錄君曰前遣景上期

授于玄真內訣遂未修之邪子良曰蒙賜玄

真經即應修用但洪君前受洞房欲且營之  
成業故未暇耳又告曰洞房乃好得益遲修  
玄真專勤者五年中便得太玄玉女侍猶勸  
先管之併修亦不相妨予良應爾王君曰子  
勤勵之名籍雖定中間縱怠亦未必得全此  
功爾勿輕示人今夕來事周大夫曰得仙者

年年月月皆有但人不知耳爾申年當得上

拜太極不者則酉年也此期非遠而亦復爲

遙子勤此中間也司馬君曰子保舉既強得

業亦美道必可諳但其流行之必不急也子

良又告一二謹依丞曰陶隱居事近亦不無

此議卿姨屢有晚請二君乃無異但恐餘處

不必允耳定錄曰陶某名錄多闕穿處不的

由縱見由我我亦不得自任中旬間當與思

和此保命往諸司命問論之意此必無苦勿

卒憂惄仍云吾等今去或復尋更來其間有

信書蹟亦可相通因以相隨而去

右一條七月二日夜受記書四小青陽又

一片續後

按紫陽兩真司曲二君此日若始自降前六

月唯遣侍童耳真誥云周太賓善鼓一絃琴

是教孫登者爲蓬萊右夫人即應是也司馬

括蒼內外書傳都不見又不應是李主乃可

季主兒法育耳唯見此一來自後無復所出

隱居此年四月自得夢應被召云官府已整

唯作印未成意甚惻惻徑向周說周登向其

姨母道如此姨母乃密營晚信告潘淵文爲

條疏作辭牒令周共奏請後天窓洞隱居都

不知後方問有此亦不復問周可否至七月

十三日事訣十四日旦周疏受見示方具耳

止間此一過而云屢有晚請是所未究

乙未年七月三日夜有九女人來齊著青衣

緋綠衣下紫爲腰帶佩金鈴鈴下有大符黑

爲文書青上手並執板板白色似玉見衣縫

縫皆有如織文綵之每縫際並有小鈴子著

之行輒有聲其一女則劉玄微一則陶智安

餘者皆不識亦不見與語劉夫人曰比修學

稍得新業祁吾旦往東華今始還文書事粗

得了見爾名已度上東華青簡甚助爲慶陶

夫人曰聞近齋而俟北斗大不可言許爾標

心乃至於此星亦未可卒見積以歲月所不

論耳劉夫人因喚諸女曰此周生有凌雲之

秀將可與共語一人應曰下仙未敢與高人

語劉曰高下未必可定伊猶沉滯塵喧共啓

悟之耳何高之有此女笑曰別當相造今未

容言陶曰此段易遷中有柳妙基謂應作姬字受口語

音不得字體也孫芳華阮惠香此三女真結中皆無此子學

有功夫得度方諸第八朱臺中受書並爲仙

妃故今知之劉曰周生爾欲之乎答曰凡蟲

鳥非所敢希曰爾得希之所以相告陶曰夜

已深宜去便欲去諸女曰待儂因相隨而滅

右一條三日夜所受記書兩小青紙按此即是前月所云送學簿至東華還過而下見超

人邪僻能不憂懼王曰當兩小試或爲虎狼

建意勿惶惶也若不過者應作壞字人功夫俄

或爲殊聲異形以怖於人爾見此時但整心

頃耳開少來神蹟強正小兒時獨宿空屋夜行林革了無忌憚未嘗驚驚及宋茅山

玉乃更有餘人兼申願誠欲希之辭失以至移宋陽晨夜闌路去來恒獨行耳始近聞

五十人耳上中仙者二百九十三人一落七十人十人退成下仙八人得尸解五十一人

還生民中復上十一人耳上下仙者四百三

人一落七十八人二十人爲鄧都所引四人

被考三官五十四人還民間復上十九人耳

始今月標落此諸人須至分節當上言太極

更記死錄於太山見此輩良爲可悲並皆修

法不勤或先亡引達所行乖道或先勤後怠

失此功夫一何苦哉亦有垂登雲天者日月

不空並下教真人降授之其或處在深山或

人衣服並如前侍者共可有十許人紫陽童

亦在中自共語良久定錄君乃語子良曰比

勞用心吾天事頻煩以疲我神此六日往東

華見爾名已上青簡乃位爲保農司始吾徒

也不亦巍巍乎此乃冥符宿契雖非此間之

職要應先當成就周紫陽仍曰爾自應得此

使移時夫涉真境便多有試好固心力勿弱

位諸局司故不以明德相顯直奏功夫事致

難耳子良因請問不審幾試試若大小恐肉

二人補下仙五人復還人中唯上一人補耳

上下真者三百人一落二十六人十二人補

地解十五人還民中都復上八人耳上上仙

者二百十一人一落四十二人十二人補三

官中職六人成尸解二十四人成賤民都成

於神仙萬萬之不過兩三耳其中功夫已成而復落除者亦不少吾將憂仙籍無復人也兼運度已逼災世益難見東華上簿紫錄內格山有上上真錄者五人已落二人補地解無復進補者上中真者二十八人一落七人

七月九日夜見紫陽周王二真人定錄君三

簡錄見天下民人爲善者五十分無一而況

東華集諸司命及土地神靈典司之徒檢課

采錄則有旨矣

學道歷年人並不知此吾等亦時時教授如

爾今日人誰知邪

周君曰茅定錄說此者是戒爾之深矣勿怠惰於其間爾乃近在下品仙人耳爾乃當登

中仙之上得遊行大極控駕龍騎不亦快乎

王君曰茅定錄及周紫陽所誠實為深矣足爲子之寶錄也此句曲山中亦有三四人入下仙品欲知之乎子良因問家師陶公何如答曰假令爾如其者則期真不難也陶父入

後農墨然下山

離絕至今十有一年乃云小來手未嘗投毒妻折花草唯日中一食而懷性過嚴治於目下割烹如今所言力得無大過獨是不無失當以不能還因節取命棄捨身於神鬼

果相兩三生得以爲幸矣

周君更問子良爾姓何等子良倉卒不得道

前賜名字直云姓周名子良君勃然曰何以

謬濫汝乃道士周太玄字虛靈而比於世中解作子良唯於世上名子良耳勿以隱名示

於俗人天下人應得道者何限而偏依於

爾非直以挺命感真亦如以親達故耳昔有

楊許者楊恒有神真徃來而許永不得見所以爾者許心徒勤謙猶欲想未除故不得見

楊位亦不大於許其神凝志安萬邪不能干

其正華綺不能亂其心故受語於楊令以示

許也爾今得見吾等亦如楊之用行耳凡此

事莫輕示人吾昔與裴清靈去來華僑處受

大過但令勤之後身或取耳今生且未可言

此限耳子良又問子良姨何如答曰乃得無其婦母本錢塘人姓張三歲失父陷班重適

永嘉除家仍冒姓姓子良至年三十公制所逼歸家而逢病發遂養病令其母重適

在餘姚立霽舍性至氣正唯撫妹兒子良一

年便出痘瘡瘍久不復發後年病發以此服藥涉四年寄一書便擣還來為此服此作

流沉河水身沒累方得脫以來始十四年耳

今猶在鬼伍晝夜辛勤諸如此事可不慎乎爾勿示人此事也

楊詩及華語事皆出真語中也

定錄曰昨見楊在東華吾乃要來其云欲來

碍以諸事別當看之耳

王君曰此月初乃見許侯與紫微夫人及右

英共轡龍車往詣南真紫微問我見有周太

玄已刻紫錄將應得道比欲觀其德業君見之不吾因答已經詣之乃有蕭然之德甚可啓悟紫微言別往看之明年秋事令得去紫

英共轡龍車往詣南真紫微問我見有周太

玄已刻紫錄將應得道比欲觀其德業君見之不吾因答已經詣之乃有蕭然之德甚可

啓悟紫微言別往看之明年秋事令得去紫

紫微

夫人生主

下教旨

記憶也

定錄曰言語粗悉足爲周生保試今且去天

務繁多明日望定因相隨而去此二更中未

務入四更乃去言語多亦不

能盡得

說上落及宣漏諸事全是以嚴相識防恐

說言說便致誣點既如此伊何由敢辭雖

復王成加逼金帛滿堂亦當杜口道義等

故自息求而此中引楊許之諭亦何益不

加錯謬必不徒然往矣如何猶慕於冥途

之中既更

通感耳

七月十一日夜見柏柏徐卿二人來衣服皆

如前徐至便言曰名已果上東華定爲保舉

司甚助欣慶。御曰：昨已應有說此事者于良。

答爾諸真亦粗說其事，但子良庸陋，豈敢仰希特蒙神真提拂不論耳？

徐曰：近見趙威伯作事上保命曰周子良字元龢，右一人改名太玄字虛靈，以其生周達家已上紫錄。次生劉偉家復書玉編既經歷辛勤今謹依上科報以下仙為保籍。丞羽儀衣服如故法。

保命仍將往共定錄省察良久乃作讚上東華曰：周玄秀德心志處清謹按紫格可刻仙。

名東華乃更命以七月七日會仙官檢名簿。因得爾品目位合中仙，更奉上仙為保晨司。韓侯仍作事曰：周太玄字虛靈，右一人昔標懷道之志，今建蕩然之德，上合乾網下應地紀，依如仙格，合中品之上。伏見保晨司年限欲滿，請選太玄以補之。謹上青君命云：如牒。

仍作簡文曰：

惟周太玄因葉樹茲刻名仙簡為保晨司。此傳業玉之蒲赤金爲大坎上言太上也

吾聞此位尋滿不出一二年中應相召也。于

良問不審此位若為羽儀，徐答曰：亦不可為。

定更由功業之高下理有丹龍綠車玄羽之蓋素毛之節，青衣玉女五人，朱衣玉童七人。

執鴻翮之扇，建扶靈之冠服，紫羽之被絳宵之衣，帶寶玉之鈴，六丁為使，萬神受保，知天

下神仙功夫之事，教學之方，非復人間保籍承也。故指來相報，未可示人身之遺迹。乃後人之所效耳。御曰：桐柏真君乃欲來須見太

虛司陰二真。既累去後與兩小兒竟夕相而不可救也。尋旣未知應為此位，那言不大欲為恐是懸照此意，自證上道心，察老君誠解其性理，習忘相憶，於一切有為無復執著。

扶知者以至于今，往實以啓門可尋此便是前緣所招或餘謠應至定錄趙丞均然知見與時求道之志，便有灑脫故以推心知當不虛司陰二真。恐明日人來見縱走於是內外但令得在能利益，舉生處雖早，雖苦甘實，此信忍望都無此信。是所當見。

願除邪五年十年非但相扶，亦欲促住尋之休。別封也。人勿異迹行來動靜，但意云此一條不顯出。

右一條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三白官紙。此中便知是定位，即云持前人滿則未便到職，無直避散住，計今必應在洞中也。

感契此非可意求，須有通。

十三日夜定錄趙丞俱求定錄曰：昨與思和

至太元府，仍詣南夫人論陶某事，乃得由少時子良問申幾時，又曰未測幾時，或五十年事難關我，亦由上府繼東華隸司命未敢

為定。趙丞仍曰：且已被東宮命令，且住召陶

某事。子良問召為何職仙官，答蓬萊都水監，高光坐治水事，被責似欲以陶代之。既且停召，當更還耳。此是仙官隸司陰府掌

水事，以陶有勞，故得補之。如陶意似不大欲為此位，既仙陶當不知卿可以事白陶也。少許時，又曰夫人生禍延福湊皆有因而至非

神明之所如。陶今夕心意，豈復憶此？雖云欲蕩情散慮，恐亦未能都去。如何復言合丹事云云。不知此所道非間可恨也。又言青童大君月未當來華陽字檢選仙事云云。

右一條十三日夜所受記書一小白紙。此即告即符前二日所云中間共為證也。周此

所即問十四清日來，癸正疏閒停召事見示等數人，前一更，忽被冤餌，有六七人皆執杖棒，以十時解前，見意色甚不好。子良亦不敢問于時，解此亦一更，急取言在御仗中，蒙假還東畔至三時已開畔。

衣服物器一皆捨與別屋而小兒並被錄

置既從來未嘗見此不能不讓而猶向其道士罪重我當作好意相與使後也

十八日夜見定錄曰陶乃答吾前語年限猶未定別更報爾所云欲住雷平山後此亦不

勝今居論災厲刀兵水火之事乃爲好耳此地本非可隱居寂處直可以避灾害住與不住無勝否也又論方託形何處此由人心心既未發吾寧得知方將而言唯句曲可住吳越名山乃不少未見有大勝地猶勸陶居此

山

右一條十八日夜所受記書一白藤紙

周君既得周所宣事以十五日強作辭語與周令接觀之日爲申陳如此即是相酬之告固亮不以此見向道當是無正可否以云宣也于時至尊垂恩爲置家長沙道士二十八年左右空地於此解西復爲起觀前左右却是許長史舊基窩恐則近真樂或以左

政誰使二三因聞耳追恨不得作方書通辭方易通辭則亦應方當酬答也

二十五日夜夢見唐趙二丞來趙曰近何意

恒勞苦損人精神惛人耳眼今去勿復遇辛

苦子良間不審住此解中好否比者恒憂與

監事趙迴頭曰此事關唐丞唐丞仍曰雖見

關亦不得自由夫災禍亦非鬼神所知此屬

自不須多憂煩人心慮子良言劫盜事深以

仰憑答曰自保勗不須過憂便去君論期連

事竟應相造也我等且去尋復相遇子良起

送相隨而滅

右一條二十五日夜夢所受記書一白官

紙此更早人精惡山有尊長但憲篤佈云故以此新詩也唐丞名公房亦四卷之一云主紀生計劫盜事正應由宋丞不知

開南也記中從來見唐宋全始終

有始相識語恐前已有不必存記目錄此月

此惟主令懷蒙典禮色依別起目錄此月

奉憂云云此不駢應是不錯也

右起七月三日至二十五日凡有七條事

書青白大小合十紙

於目錄中開一冊餘卷具是也

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夜保命范師告

云云

乙未年五月二十七日夜中嶽仙人洪先生

告同二星

云云

乙未年五月二十八日晝夢食合金液

醮云云

右四條五月中事今別撰在第一卷

三條見云云

一條乙未年六月一日保命趙丞華陽司農玉童

紫陽內官玉童各告治身之行

云云

乙未年六月四日華陽童告人罵辱令心勿

受云云

乙未年六月六日桐柏仙人鄧君來結冥友

云云

乙未年六月八日紫陽玉童宣周君旨改名

云云

乙未年六月九日聞人隱告坐卧僵房事

云云

此卷從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初通至丙申年七月末月月悉記所通目錄

其五六七月另具有即前  
末止有此年目錄無更別記